

126573

苏联境内的原始社会

波·德·达丘克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B

142

3474

126573

6
142
3474

苏联境内的原始社会

波·德·达丘克著
李 英 等 译

1B15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書系根据苏共高級党校 1954 年莫斯科出版的达丘克(Б. Д. дацюк)
所著的“苏联境內的原始社会”(Первобыт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一書譯出。本書系苏共高級党校講義。

苏联境內的原始社会

Б. Д. 达丘克 著

李英霖 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琉璃廠 17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54 号)

天津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統一書号 11010·23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字數 23,000 印數 0001—1,600

1957 年 8 月第 1 版 1957 年 8 月天津第 1 次印刷 定價 (7) 洋 0.11

目 录

苏联境内原始社会的产生1

原始社会生产力的發展。从打獵生活过渡到

原始畜牧业和农业12

向金属工具的过渡。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15

苏联境内原始社会的产生

苏联古代的居民。苏联是人类文化古老的發源地之一。可以有根据認為，苏联南部和东南部地区是几十万年以前人在其中逐漸形成的那个寬广地帶的一部分，后来人們从那里移居到較北的地区去。不久以前在格魯吉亞發現了类人猿的骨胳，并在阿尔明尼亞發現了古代石器，这就是一个証明。

在远古时代，当脱离动物状态的原始人在苏联境内出現时，苏联大部分地区是溫帶气候，有些地方是炎热的亞热带气候。严酷的自然界圍繞着我国最初的居民，他們結成不大的集体即原始群，在大森林中过着流浪生活。他們沒有衣服和經常儲藏的食物，住在露天之下，經受許多危險，备尝飢寒和水火等等之苦。列宁在揭露資產階級历史編纂学把原始社会理想化时写道：“所謂原始人所获得的必需品是自然界的自由贈品，——这是愚蠢的神話，……我們以前並沒有黄金时代，原始人是完全被生存的困难，被与自然斗争的困难压迫着”。①

尽管古代人群在寻找食物时碰到許多困难、危險，但是原始人終於逐漸学会了積極影响周圍世界的技能。因此群共同体本身（在这个共同体里古代原始人如同自己的动物祖先一样，处在人类的初期）就获得了劳动共同体的性質。这样的共同体是任何有最高組織的动物所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

有声語言是促使人們脱离动物界和形成人类社会的强大因素。

① 列宁：“土地問題理論”，上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75 頁。

恩格斯写道：“……劳动的發达必然帮助各个社会成員更紧密地互相結合起来……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什么东西非說不可的地步了”。^①

与人們的活动及其劳动过程同时产生的半本能的声音、喉头的呼喊、感嘆，是語言的最初的、最古老的基础。久而久之，随着劳动和認識实践的进一步發展，这些多次重复的声音便固定下来，并日臻完善。語言器官也逐渐發达起来了。我們人类祖先的不發达的喉头在千万年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改造。同时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發出清晰的音节。

正如偉大的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研究所判明的，早在远古时代、和动物的心理活动不同，原始人的發达的心理活动除了有对外界直接影响的反应（第一信号系統）外，还逐渐形成了語言（第二信号系統）。巴甫洛夫写道：“……語言構成了我們特有的对現實的第二信号系統……正是語言使我們变成人……”。^②

馬克思主义对于語言的起源及其在社会的产生和發展中的作用問題的看法，在斯大林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一書中得到了發揮。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揭穿了馬尔的論断是唯心主义的，是毫無根据的；这个論断就是：階級以前的社会仿佛是沒有有声語言的，而原始人千万年来仿佛只用手势来互相示意。

正如所有非科学的观点一样，馬尔这个把思维和語言割裂开来的观点，也沒有任何客观的具体历史的根据。实际上，無論就民族学的材料或就語言学的材料来看，科学从未見到过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即使是最落后的，能够沒有自己的有声語言而存在。

可見，劳动和分节語，——尽管它們还是初級的不完善的，

①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轉变过程中的作用，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39 頁。

② “巴甫洛夫选集”俄文本，苏联科学院 1949 年版，第 527 頁。

——無可辯駁地說明人脫離了動物界，說明蘇聯古代居民的历史發展業已開始。

原始公社制度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原始社會的生產力，特別是原始社會產生的最早期的生產力，处在極端低級的，最初的發展階段。原始人幾乎沒有自覺的勞動過程，也沒有比較複雜的生產技能，他們最初與其說是自覺地還不如說是本能地用普通的石頭和樹枝來作為勞動工具。

過了千萬年以後，原始人已擁有他們自己製造的最簡單的、粗略打擊過的、一端琢磨過的扁桃形石斧和石刀。

這樣，古代人們就從最适当地利用現成的東西作為勞動工具、作為自衛或抵禦的手段，逐漸向製造工具過渡。原始生產的發生是在猿人的原始群向人類社會過渡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們剛一開始生產自己所必須的生活資料……”他們就開始把自己與動物區別開來。^①因此，在向製造勞動工具過渡的同時，人們從自己的動物祖先那里全盤繼承下來的群共同體，被逐漸形成的新的（雖然也是極端原始的）社會組織——氏族前的公社所代替了。顯然，這種公社是幾十個人的聯合，他們為了尋找食物過着流浪的生活。

利用人們製造的最簡單的工具，只能獲得現成的自然產物。人們從地里挖掘可食的根莖，從樹上採集野果，獵獲小野獸。人們用重達500—1000克的石斧來砸破榛果的硬殼，砸碎啃過的動物的骨頭以吸取骨髓。磨尖的石頭幫助人們割剝打死的野獸的皮，刮掉皮上的肉，刮取脂肪。

古代人們的勞動工具以及考古學家所發掘的一般原始物質文化的古跡，都是極其寶貴的史料。革命以前的俄國考古學對聚集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4卷，第11頁。

古代物質文化的古迹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可是，對於蘇聯古代史的真正科學的研究，只是在蘇維埃時代才得以展開。蘇聯學者戈羅德佐夫、葉菲緬科、庫弗金、奧克拉德尼可夫、巴謝克、雷巴可夫、特列契亞可夫等人，在考古學方面作出了巨大的發現，這些發現說明了蘇聯原始公社制度的歷史的基本階段。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蘇聯考古學家發現了約400個古代的居住地，那時我們的祖先還在利用最簡陋的石器（整個革命前的考古學只發現了12個這樣的居住地）。

俄國學者的功績還在於他們大大地擴充了史料的範圍，使得人們能夠從更多的方面去研究原始社會的歷史。俄國學者對一些相當落后的部落（它們在十八—十九世紀還處在氏族制度的各個階段）的物質文化、風俗和信仰開始進行全面的民族學的研究；他們是世界科學中最初研究這些部落的人們之一。羅蒙諾索夫對最原始人的生活的生活的記述，具有杰出的科學意義。十八—十九世紀俄國地理探險家克拉舍寧尼可夫、巴拉斯、列彼欣、格美林等人曾作了許多很重要的民族學的觀察。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期，俄國著名學者米克路霍—馬克萊研究和記述了新几內亞巴布亞人的生活，對研究原始社會的歷史作出了巨大貢獻。

進行民族學的觀察，就有可能了解處在較低發展階段的人們生活的某些方面，而這些方面正是考古學幾乎無法闡明的。比如，十八世紀前半期克拉舍寧尼可夫觀察了還在使用石器的堪察加人部落的生活。這位俄國學者好像是退後了幾萬年，親眼看到了石器時代人們的生活，看到了並且記述了他們的生活、信仰、家庭關係。

原始人的物質文化的古迹的科學意義，是由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初揭示出來的。大部分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即使在他們的黃金時代，基本上也不可能超過所謂“物品學”（這種“物品學”純粹形式

主义地把考古学上的发现加以系统化和分类),而馬克思列宁主义則把古代的物質文化的古迹首先看作是原始人获得生活資料,获得物質資料的方式的标志。而获得物質資料的方式,大家知道,在社會物質生活方式中归根到底是決定人們整個社會制度的性質的力量。

的确,如果仔細考察一下簡陋的石斧(这几乎是原始人長期内只会制造的唯一的劳动工具),就会首先看到,極端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人不仅完全沒有任何可能單獨劳动,而且也完全沒有任何可能單獨生活。

因此,和任何社會經濟形态一样,原始公社制度也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統一,而原始公社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統一是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形成的:只有基于集体劳动之上的,因而也是基于“生产資料和生产品的公有制之上的”生产关系^①,才能适合生产力的性質。

当时的社会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私有制和階級。在这里占統治地位的是原始的集体主义,是完全由低級的生产水平所造成的人們的原始的平等。

約在 12 万—10 万年以前,当时人們还只会使用最簡陋的石器,在苏联大部分領土上的气候变化相当大。从北方流来的厚达 1 000—1 500 公尺的冰層,占去了东欧大部分地区——直到德涅泊河中流及伏尔加河和頓河之間的地区。^②

人类只有在冰層的界限以外才能生活。那里是一片冻土地,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 727 頁。

② 关于冰河的原因問題,如同一般地球史上有过多少冰河的問題一样,科学上还未得到最后解决。在解释气候的急遽变动方面,存在着几种意見分歧的假定:有人認為是由于远古时代地球軸心傾斜度的移动,另有人認為是由于地球运转速度的变化,还有人則認為是由于海洋中暖流的变化,以及其他等等。

从冻土地向南至黑海岸，向西南至地中海岸，延伸着一片寒帶草原和針叶森林。

由于气候的变化，以前在冰河沿岸地区的喜溫动物都死亡殆尽或轉移到其他洲上去了。于是，适应北極严寒气候的古象、披毛犀牛、北極鹿、狐、穴熊及其他动物，便决定了东欧动物界的面貌。

在苏联学者的發現中，具有特殊重大意义的是冰河时代初期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古代人的墓葬的發現。1924年，在新福洛坡里城附近的基克—科巴洞穴里，發現了一个成年男人的一部分骨骼。过了几年，即1938年，在烏茲別克斯坦南部的特錫—达施洞穴里，考古学家發現了一个8—10岁的男孩的墓葬。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当然是活的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件值得判明的事实，是这些人的肉体結構及受其制約的人对其余自然界的關係”^①。在克里木和烏茲別克斯坦發現的人的骨骼的結構証明，原始人在很多方面已沒有那些使他和动物祖先相同的生理特征。^②这种类型的人的腦子，根据头盖骨的容量（1100—1600立方公分）来判断，比人类学上早期类型的任何人的腦子要發达得多。

尽管在克里木和烏茲別克斯坦發現的人的骨骼，还具有前肢延長的特征，但是，他們的手掌和所有的手骨节为了适应于使用石塊和木棍，比任何类人猿的手要完善得無比。

这种类型的人虽然还有些弯腰，可是已完全学会直立行走。直立行走使人把手解放出来，从而能够促使和劳动职能直接有关的肉体器官趋于全面的發达和完善。学会直立行走，保証人腦进一步自由的發展，因而也就扩大了人們的整个認識活动。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4卷，第10頁。

② 在人类学上这种类型的人通常称为“尼安德特人”。由于在尼安德特（德国）谷地最初發現这种类型的人的腦骨，故采用此术语。

这时，原始人發明保存火然后是取得火的方法，是他們的一个大成就。人們学会用火由来已久了。他們逐漸利用森林起火、火山爆發、閃电燃燒樹木等等自然的(虽然是偶然的)方法来取火。后来，古代人学会了保存自然發生的火的方法，利用陰燃的东西来保存火种。

过了許多千年，發現利用摩擦的人工取火的方法，是古代人历史發展中極其重要的轉折。依靠火，人有可能更有成效地防御猛兽，熟食食物。人們能够开拓新的土地了。恩格斯比喻說：这个發現，就其在原始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來說，超过了蒸汽机的發明对于以后各历史时代的人們的作用。

一千年一千年地过去，人們逐漸学会制造的那些工具也日臻完善和專門化了。在發掘早期冰河时代的遺址方面，又新發現了許多工具：石尖、石刮等等，这些工具的裝飾比以前的石斧等等精巧。

把这些虽然还是很粗笨的工具和以前最簡陋的石斧比較一下，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人們的生产經驗和劳动技能这些社会生产力的必要因素，是在逐漸發展起来。制造新型的工具，已經要求不仅能完成若干連貫的劳动操作，而且在琢磨和加工硬石塊时还能达到对当时來說是很高的精确性。

科学就古代人实际运用石尖和石刮这一点，作出了許多有价值的結論。民族学家观察了某些使用这种石器的落后部落的生活，結果証明：三角形的石尖是原始獵人、男子的工具。石尖用来切割被打死的野兽，而且一般是用来剖割东西的工具。而石刮則主要是妇女用来割东西的工具。石刮在家庭經濟中供烹制食物，裁皮制衣等等之用。

这些工具的不同用途，使我們有可能假定，在古代社会生产力發展的这个阶段上，在社会内部形成了男女之間的自然分工(按性

別實行分工)。

石器的不斷完善和不同經濟領域中男女專門化的產生，使勞動生產率有一些提高。關於這方面考古學逐漸發現了原始集體比較經常的居住地，這樣就顯然證明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已經使人們能夠具有為定居生活（雖然是短時的）所必需的一些食物儲存品。

人們最常定居在水源附近，露天下或自然的掩蔽處——在懸崖下、在山洞和傍水的洞穴里。古代人的這種遺址散布在蘇聯相當廣大的地區上：如在克里木、莫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雷勃尼茨基地區的威赫瓦青茨村附近、克拉斯諾達爾邊區伊爾村附近、德涅泊爾彼特羅夫斯克地區的哥達克村附近，以及阿布哈茲和烏茲別克斯坦南部。

爐灶是居住在这种遺址上的原始集體的全部生活的中心。在爐灶附近有許多石片和工具的遺迹、扁圓形石塊——“石核”（从這種石核上打下的石片當作工具用），以及其他等等。獵取大動物是這裡居民的主要生活來源。和更早期的遺址相比較，在這裡可以看到許多冰河時代的古象、披毛犀牛、山羊、穴熊以及北極鹿、野馬和其他動物的骨骼。

同時，根據考古學的材料還可以看到，由於定居生活的最初因素及隨之而來的原始經濟的出現，古代人們的社會大大向前發展了。

蘇聯學者發現了比伊爾、威赫瓦青茨等較晚的居住地，這些居住地散布在頓河沿岸、科斯謙基村附近（沃龍涅什省）、西伯利亞、馬利特和布列齊村附近、以及鄂畢河和叶尼塞河上流地區。

在這裡，人們已過着比較定居的生活。他們已會運用許多新的石器：石鑽、石刮、石刃、石鉋。有許多石器裝有木柄和骨柄。人們學會利用並且廣泛利用新的材料——骨頭來製造骨錐、有眼孔

的骨針、投槍、戈矛、魚叉等等。

逐漸掌握建築藝術，是原始人的一個巨大成就。在科斯謙基、馬利特和布列齊，發現了用扁平石板和大動物的骨頭建築起來的土窖。

原始生產的這些成就和人們認識實踐的發展，直接引起了人本身的進一步完善。在人的生理構造上，那些長期使古代人還和自己的動物祖先相似的最后的特征消失了：人的頭蓋骨的容量大大增加了（1200—1700 立方公分），因而人的腦量也大大增加了；眼窩隆起消失了，下顎向前伸出。

氏族制度的產生。母權制。在原始生產發展的這個階段上，發生了原始社會整個結構上的重要轉折。原始社會的古代形式讓位於人們社會生產組織的新的、更高級的氏族的形式，然后是氏族——部落的形式。

母系氏族（母權制）是世界各個民族（包括蘇聯古代的居民在內）的氏族制度的原始形式。

婚姻關係的逐漸改變，對母系氏族的產生有一定的影響。在母權制時期，群婚制占據統治地位。這時整群男性和整群女性結成婚姻關係，而子女的血統只從母親方面來確定。

但是，不能把家庭及其形式看作是決定人們社會組織性質的主要力量。氏族制度標志着原始社會生產關係的進一步鞏固。因此，氏族制度產生的決定性前提，是我們已經知道的生產力的進步。

在經濟發展的這個階段上，婦女在氏族集體中占據主導地位。她們採集和烹飪食物，管理公社經濟，積聚公共儲藏品。因此，婦女在氏族集體的生活中有決定權。她們保管和分配公共儲藏品，維護社會秩序。

隨着原始社會向氏族組織的過渡，由這個社會形態所固有的

社会經濟关系产生的上層建筑的現象，基本上也形成起来了。

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說，每一社会形态的上層建筑是取决于它的經濟基础的。显然，原始社会所固有的上層建筑，是和产生它的基础同样不發展的。

在这个發展阶段上的社会，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国家。在氏族制度下，正如大家知道的，上升为法律的統治階級的意志即法权关系，也是沒有的。

但是，尽管原始社会的上層建筑(其中包括氏族的風俗、古代理人的宗教观念和艺术)显然是不發展的，它仍然是促使該社会的社会經濟基础即集体所有制形成和巩固的積極力量。

如果在原始群甚至在氏族以前的公社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是由半自觉的本能来調节的話，那么，公社的生活、氏族的生活已經是由許多复杂的規定、命令、禁令来調节了。这些規定、命令、禁令受到还未分裂为对抗階級的整个社会的保护。社会选出族長来领导氏族集体和部落。族長的威信和他們公認的权力借以树立起来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正是在于：权力是由集体一致授予他們的。氏族——部落的族長的义务，是組織集体工作，防止氏族之間和部落之間發生糾紛和冲突，組織反击异族人的进攻等等。

有时会听到有人这样說：既然原始社会沒有对抗階級，那么，在氏族——部落組織中似乎根本沒有暴力，这种說法归根到底乃是資產階級把原始社会理想化所造成的錯誤。实际上，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人类的任何共同生活中，無論在氏族制度……中都有强制权力，但在那里並沒有国家”^①。

氏族社会不断巩固和積極保护在当时已經形成的并且成为法律的秩序、氏族風俗等等。違反公共秩序的人受到严厉的处罰：他

① “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96頁。

們被逐出于氏族或部落之外，這對他們來說是致命的處罰。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違反社會所規定的婚姻禁令的人，處以死刑。叛變投敵，企圖攫取公共勞動的成果，在打獵時表現懦弱以及其他等等，都是對氏族集體的重大罪行。

几千年来自發形成的原始人的生活規則，被新的一代人當作先人的傳統風俗代代繼承下來。列寧指出：“……曾經有過一個時候，國家並不存在，公共聯繫、社會本身、紀律以及勞動規則全靠習慣和傳統的力量來維持，全靠族長或婦女享有的威信或尊敬……來維持”^①。

後來產生的宗教把這些習俗神聖化了，賦之以更為確定不移的，理所當然的性質。

宗教的產生。原始文化。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斷言宗教信念是“永恆的”，與此相反，蘇聯從科學上無可辯駁地證明，原始人產生宗教信念是較晚的事。

只是日益發展的意識才逐漸地使原始人產生了關於自然界及其各個現象的觀念，儘管這種觀念是極其模糊的。正是在人類發展的這個階段，第一次出現了宗教，它是外部世界在人們意識中的幻想的、失真的反映。

列寧指出：“……野蠻人在跟大自然鬥爭時的軟弱無力會產生對上帝、魔鬼、奇蹟等等的信仰”^②。原始人想要依順、緩和嚴酷的自然力（它有時產生嚴寒，有時產生暴風雨，有時產生水災），並求它保護自己的懦弱企圖，——這就是原始人的宗教信仰的含義，就是他們所以把自然界神化的原因。

和原始上層建築的所有其他現象一樣，原始藝術也是完全為了鞏固氏族組織的原則，並且是和古代人們的勞動密切相聯繫的。

① “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2頁。

② 列寧：“社會主義與宗教”，三聯書店1954年版，第1—2頁。

古代雕刻通常都描繪婦女——氏族的保護者。原始舞蹈、歌曲，正如民族學家的觀察所証明的，是巩固公社成員意識中的集體主義和互助精神、忠於自己的氏族集體等等思想的。

原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打獵 生活過渡到原始畜牧業和農業

弓箭的發明。氏族組織大大巩固了建立在原始公社成員的集體勞動和集體所有制之上的互助合作的原則。

古代人之逐漸累積生產經驗，改善勞動技能，表現在進一步改善製造石器的技術上。出現了用比較完善的技術製成的工具。新型的工具使人們有可能更加擴大自己生產活動的領域，掌握新的勞動過程。利用這些工具就能劈、鋸、割、刮、鑽、刺。人們學會研磨和鑽穿石頭。值得注意的是複合工具的推廣。人們學會在木製和骨製的工具上裝上磨尖的燧石刃即所謂石鏃。出現了燒制過的陶器，最初不是借助陶工旋盤而是用最簡單的塑造方法製成的。簡陋的手工紡織技術逐漸得到了採用。

發明弓箭是原始人的一個巨大的新成就。

弓箭比起人在從前所利用的一切工具來，是完善無比的打獵工具。這種工具把製造弓和弦的材料的抗阻力和人的筋肉的力合併起來。

弓箭的廣泛運用大大提高了打獵的效率，並且使打獵成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正常的勞動部門之一，而使獵物成為人的日常的食物。

弓箭既然提高了打獵的效率，便使原始公社有可能積存比以前較多的肉食儲備。這對巩固定居生活和逐漸向生產經濟（畜牧

業和農業)过渡起了重要的作用。

用弓箭打獵需要原始集体化費的人力和時間，比用以前的工具——木棍、戈矛、投槍等等打獵較少。人們可以利用空出来的時間进一步改善劳动工具，并开拓新的經濟部門。

这样一来，弓箭的广泛运用促进了原始公社集体劳动組織的改善，并使原始公社有可能把整个經濟提高到新的阶段。而有这样的时期到来，如像斯大林所指出的，社会“由粗笨的石器过渡到弓箭，并与此相适应而由狩獵生活过渡到馴养动物和原始畜牧……”^①。

原始社会历史上的这些現象是和約 15000—12000 年以前的气候的新的巨大变化相适应的。气候变暖和了，冰河也随着融解了。适宜于苏联某些地区的动植物界的气候稳定下来了，基本上接近于現代的气候。

气候的变化使原始人有可能居住到北方以前冰河所在地的新的广大地区上去。气候的变暖和使人們便于开拓和發展新的經濟領域。

在原始社会發展的这个阶段上，利用人的劳动而获的产品(粮食、肉类、乳类)开始逐渐排挤以前获得食物的原始方法——取得現成的自然物的方法。在学会运用新的更完善的劳动工具的过程中，从以前的采集野果和打獵經濟产生和發展了原始畜牧業和原始農業——古代人們生产經濟的兩個主要部門。

人們逐渐过渡到馴养那些以前在畜欄里餵养的动物，唯一的目的是要保存新鮮的肉类儲备。

正象从打獵發展了畜牧業一样，从以前的采集野果也發展了原始農業。过了几十万年，人們从对植物界生活的多次重复的偶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問題”，外国文書籍出版局 1949 年版，第 726 頁。